

遺山文集

二十七之三十一

碑銘表誌碣

庫文閣内			
三四函	三五二	漢	書類
一四架	一二一	書	
	三二一	類	

庫文閣内			
三六函	三五二	漢	書類
八架	一二一	書	
	三二一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521	
冊數	12 (9)		
函號	316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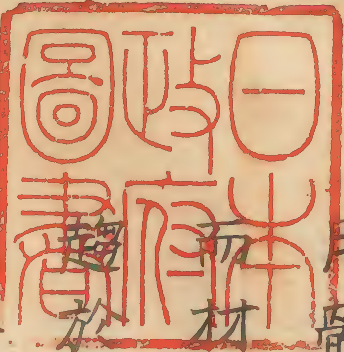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碑銘表誌碣

龍虎衛上將軍木虎公神道碑

淺草文庫



生而靜之謂性靜而應之謂材材與性出于天其初則通而中有大不同者蓋性者材之體而材者性之用體喻則璞也用喻則璞之雕也然性不害為不及而材每患于有餘惟其不及故勉于成惟其有餘故趨於壞人知推鈍朴魯拙於寢通艱於鑄鑿之為無所取而不知聰悟敏給敢於負荷安於墮甌為大可哀也古有之博學雖愚必明况賢者平困而學之又

其次也况不至於困者乎以是論公則學之力為可
見矣公諱筠壽字堅夫姓木虎氏世為上京人五世
祖木不從武元下寧江王業漸隆論功第一命銀
青榮祿大夫節度寧江開國之後一門世封猛安五
人謀克十七人尚縣主者三人子孫以世官故移戍
西北路桃山之陽因占籍撫州勲貴之盛國史家諜
詳焉曾大父布苦德襲猛安積官鎮國上將軍妣完
顏氏金源郡夫人大父查刺明威將軍比部詳穩官
妣溫敦氏金源縣君考阿散懷遠大將軍霸州益津
縣主簿後用公貴贈鎮國上將軍妣金源郡君陲滿

氏進封太夫人公即益津府君之長子也初名雲壽
道陵特旨改為大定二十九年以人門選充親衛軍
騎射驍捷時輩無能出其右初著籍即衛直點檢司
泰和中元妃李氏兄弟貴寵方盛內外諂附大奴文
童者以事陵轢平民市人聚觀無敢為救止者公見
之唾掌大數曰若人奴耳何敢耳耶直前擊之馬驚亂
下奴流血被面號訴於都點檢喜兒人為公危之
公泰然自若謂同列言點檢公宮闈之長果解事當
加重我或以一奴故而宮正人豈久於富貴者我何
懼為喜兒召公入厝言慰之曰外人見吾家舊犬且

知愛之君乃能辨此可謂不畏疆禦矣奴輩儻後恣
橫無惜教督之公用是知名嘗聞一策論老生曰世
謂親衛軍舉不能官其病安在生言公輩年二十許
隸籍又二十年乃出宮四十而學從政蓋已晚矣况
衛士之職尊君之外無復餘事平日唯知威制疆脅
積習既久豈復有平易近民者乎公復問然則如何
而可生曰公試取律令讀之公退而讀律不二三年
條例及注釋問無不知他日又問生我讀律知大綱
矣竊謂刑法但能治罪惡之有迹者耳假有情不可
耐而迹無可尋者何以治之生曰聖人作春秋不誅

其人身子能讀春秋則治心與跡兩俱不困矣公
復從人授春秋泰和中行臺駙馬都尉揆南征詔
給親衛軍二百五十人以從而公爲之長破羅山
得經生曹鼎從之講授從是言論開廓又非吳下
阿蒙矣嘗言吾初讀律繼而授春秋因之涉獵史
傳粗見成敗比死者須一見天子不有所建明可
乎復取劉頰輔弼名對陸宣公奏議成誦之其疆
學堅志類如此八年軍選用行臺薦收充奉職宣
諭良厚大安初奉詔使高麗立節清介不聽以館
伎給使令玄市火剎僅不廢故事而已御史上之

即日授中宮護衛尋遷之御前至寧初右承綱軍
居庸詔公爲參謀數與綱議不合綱積不能平檄
公從縉山高琪軍時

大朝兵已薄居庸游騎旁午道路阻絕公從僮僕
二三輩夜出關無一卒與俱會高琪移軍合河公
馳赴之比至而軍已潰單騎南還且戰且走僅入
南山與都統興哥收潰卒四千騎二千拒險而陣
軍中遣譯人好謂公言我無他求止欲得馬耳公
報言渠欲得馬我欲得吾人之被掠耳果以吾人
見歸馬非所惜也約既定相與結盟與馬十得老

幼千餘以歸以功加鎮國上將軍賜馬十疋負祐
二年扈從南遷公憤懣欲有所言而無自發之行
及新樂爲上言妃后車乘絲畫鮮明徒事外飾而
適用之具或不足任重而致遠設有意外之變非
臣子所敢言蓋積弊之極以致今日非獨此一事
而已宣宗感悟詔公以便宜提控尚輦局七月以
扈從勞授器物局副使一日內出鞠仗命料理之
工部下開封市白牝取皮公以家所有鞠仗進且
言車駕以都城食盡遠奔陵廟正陸下坐薪嘗膽
之日柰何以絀細物動搖民間使屠宰耕牛以

供不急之用仇敵在邇非所以示新政也上不憚
擲仗籠中明日出公爲橋西都提控是歲臨秋公
度遠近設候望河朔無警則聽河防民丁暫歸省
新糧以贍軍公私便之四年冬十一月潼關失守
樞密院檄公守虎牢虎牢陵谷遷變無險可扼倉
卒中作大橋以拒西師橋甫成而敵至相去百舉
武長兵已相接矣公橫築橋上獨當之西師十六
輩棄馬潛由澗中路偃倭而上欲出公軍士之後
軍爲小却公策馬大呼後騎隨進聲勢甚張十六
人者皆倉皇失措展轉澗底公下馬立視指麾後

騎乘高而下顧矜之頃梟六首而還汜水東數城
西師雖不侵突而群不逞有因亂相剽竊者獨公
所鎮軍民按堵如故諸縣就河陰爲立生祠樞密
院別帥軍二萬戍虎牢此軍至自河朔剽掠成俗
且主帥馭之無紀律變在旦夕民謂公可恃自陳
苦急公言之帥帥言我軍皆盜賊彊梗之餘當以
漸柔服急則生變咎將誰執公知帥不能軍縛暴
橫尤甚者三人斬之以徇軍中肅然俄改武器署
令五年除同知定國軍節度使事自夏陽抵潼關
上下千里戍卒五萬公兼領之因上奏關輔被兵

之後殘民疲於供給在所城塹之後乞以農隙爲
之秦民賴焉興定二年改同知隴安軍節度使事
三年改環州刺史夏人大舉入寇城中軍不能卒
公以老幼婦女乘城度寇至木波地狹道險利用
設伏日將步騎五百乘夜襲之寇果驚潰南走追
斬千人奪老幼數千獲將領一人寇奔往西道公
復邀擊之斬首數百獲牛羊萬餘慶陽總管子容
以巡檢幕客再能有名馬二欲取之倚公同局之
舊私遣掾屬趙以情告公公耻以求索見汚爲趙
言彼部落族以馬爲死生凡馬且不可得况名馬

乎於是總管者怨且慙乃誣再能有叛計遣趙掾勒
公捕送趙復得以此脅再能獻馬可免罪再能率所
部千人州署前望闕泣拜曰我曹受恩百年何嘗有
一人萌異志者幸太守申明之趙掾在我亦不爲冤
死鬼矣公欲兩解之總管愈怒馳奏再能有叛計刺
史不奉府檄擁護罪人可并按之有詔京兆行臺窮
治其事叅知政事把公延安帥完顏公保公無他詔
勿問猶以州府不相能兩罷之平涼行臺奏公爲馬
步軍都總領公自以無罪橫被廢棄鬱鬱不自聊雖
擢置亞帥非其好也居無幾何偕同官游崆峒遂有

終焉之志不三數日。遘疾疾遂革。所親問後事。公強起應之曰。我武人。不死疆場而死床。篋獨是爲介介。爾此外何必言言。終而逝。享年五十有一。實五年七月之十一日也。元光改元冬十月。諸孤扶護東還。權殯汝陽積官龍虎衛上將軍金源郡侯先娶夾谷氏。雲陽令阿合門之女。前公卒再娶徒單氏。秘書監歐里白之女。後公十有八年而卒。竝封金源郡夫人。子男五人。長仲道。次仲貞。櫟陽監。酒次仲坦。閔卿。令次彭孫。聃孫。俱蚤卒。女二人。皆適士族。男女皆前夫人出也。男孫二人。袒安。老安。女孫一人。尚幼。公儀幹。秀。

儒資稟沉毅清儉。公勤爲人。寡言笑。不妄取。即事親孝。友愛諸季。恩禮備至。及弟兄析居。公悉有以處之。曰。季弟通貴。無俟分財。其弟戰歿。其孤當卹。小弱弟早失怙恃。尤可哀者。孰多孰寡。咸適其當。公所取唯白玉帽環一雙而已。曰。此大門時物也。在軍中餘十年。與士卒同甘苦。至盛夏不操扇。或問之。故曰。古名將類如此。吾願學焉。且身歷艱苦。亦從儉入奢之義也。或言軍士近年例無戰志。殆不堪用耶。公謂不然。猶之鷹隼。往在田間。悉能自取食。人得而食之。豈遽忘搏擊耶。婦人女子爲。

氣所激尚能持久而闕况男子乎吾謂兵士無不
可用亦猶鷹隼養之未至耳公既耽嗜書史故親
授三子者學夜參半猶課誦不已三子服教悉能
自樹立有聞於時某歲仲坦舉公樞北歸卜筮於
輝州蘇門比之某厚枉道過好問新興授公行事
之狀涕泗百拜以神道碑銘為請仲坦從好問游
有昆弟之義義不可辭乃為件右之惟公故大家
生長燕雲間州閭貴游華靡相尚公家累鉅萬僮
僕千人惟帳軒車琴筑棊槊可取諸左右而足能
被服儉素攻苦食淡不變老人大父國俗真

淳之舊此一難也帶刀宿衛從事獨賢而於畚
宿更休之餘為幼學壯行之計心樂性熟寢食
不廢乃如寒苦一書生雖明昌右文海內嚮化
家存贏金之諺士有橋門之盛至於以衛士而治
儒術者唯公一人是又一難也流品既高朝譽既
著高墉射隼足致要津公則剛迓乎仁義形於
色未信不虞於謗已而奉公寧至於失名蹭
蹬一麾有識興嘆使之得時行道持衆美而
效之君文武志膽用無不可徒以一言忤旨不
得久居中何泰和封殖之難而貞祐摧折之

暴也彼以假儒冠生利碌碌無補蘇而
後上六經掃地沒世不復反以武弁待公自今
觀之其賢不肖果何如也銘曰

北方維強間氣維雄以宗起身而以名起
宗金石獨止而无竝流脂膏共歿而不自
豐直前徑行之謂剛有犯無隱之謂忠
匪惟公賢簡策之功丞相材官危戮鄧通
北山諫書乃在筆公使公不學無術猶當
有古人之風大寇如箕鉅儒宗工徼邈周
廬寔命不同乃如之人亏祿不計庸我銘

墓石鬱孤憤兮何窮

恒州刺史馬君神道碑

死生之際大矣可以死可以無死一失其
當不以之傷勇則以之害仁然自召忽管仲
折衷於聖人之年斯不必置論至於忠臣之於
國義士之於知己均爲一死而中有大不相侔
者蓋不可不辨也嘗謂意氣感激衆人之所同
歿壽不二君子之所獨今夫傳記所載倅然
就一死以取千載名者多矣及就其平素攷
之果嘗以千載自望乎夫惟志士仁人知所

以自守也不汨於義利之辨不乖於去就之理
端本既立確乎不拔靜以養勇剛以作彊其視
橫逆之來曾虛舟飄瓦之不若控搏之變如寒
暑且暮之有常心爲權衡自量輕重知有太山
之義而不知有鴻毛之生結纓之禮不至无取於
海鳥之伏劍漆身之志既篤不屑於督亢之獻
圖孰先孰後必有能次第之者語有之君子无終
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信斯言也
匹夫爲諒自經於溝瀆其可與求仁而得仁者一
槩論乎君諱慶祥字瑞寧姓馬氏以小字習里吉

斯行出于花門貴種宣政之季與種人居臨洮之
狄道蓋已莫知所從來矣金兵略地陝右盡室遷
遼東因家馬太宗嘗出獵恍惚間見金人挾日而
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視因罷獵而還敕以所見者
物色訪求或言上所見殆佛陀變現而遼東無塔
廟尊像不可得唯回鶻人梵唄之所有之因取畫
像進之真與上所見者合上懽喜讚嘆爲作福田
以應之凡種人之在城獲者賞爲平民賜錢幣縱
遣之君之祖諱迭木兒越哥父把騷馬也里默又
遷靜州之天山天山台籍今四世矣此地迎接邊

堡玄市所在於道產爲易君家勤儉自力耕墾玄
牧所入遂爲富人君之父生三子其二早卒獨君
資稟聰悟氣量宏博儕輩無出其右年未二十已
能通六國語併與其字書識之泰和中試補尚書
省譯史使者報聘麗夏君率在行中大安初衛紹
王始通問大朝國信使副倚君往復傳報
皇帝賞君談吐辨捷欲留不遣君百計自解竟獲
復命其年乙里只持譯書多所徵索君白於有司
諸所徵物皆畫一供進自以身在名取之目匿而
不言乙里只見衛王自陳所以名取君者王召問

君面奏不願行之意辭情懇到王爲感動連賜之
酒出內帑重幣并所酌金鍾賞之宣宗遷汴梁乙
里只再至復斥名索君朝廷幸和事可成諭以敦
遣之旨君以死自誓行議遂寢於是君相以腹心
倚君頻歲遷擢乃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府判官
進官昭武大將軍內城之後奏充應辦使城成以
勞遷鳳翔府路都總管判官元光二年秋大兵有
深入之耗行臺檄君與治中昏某分道清野去城
不三四里猝爲游騎所馳君與其子三達俱爲所
執兵人欲降君擁迫而行言語相往復竟不屈而死

得年四十有六實十一月之二十二日也三達以
是夜亡還主帥惡於坐卧而不能捄也出騎兵千
人輿尸而歸三軍之士爲之慟哭官吏士庶旦夕
臨者三日塋之尋具君死節驛奏之詔贈恒州刺
史輔國上將軍立像褒忠廟歲時致祭旦徵一
子入侍皆異恩也君娶馬氏子男三人長即三達
次鐸刺次福海女一人適楊氏君嚴於教子動有
成法必使知遠大者三子亦能自樹立有君之風
女弟適女氏甥天合父沒後躬自教督踰於所生
習諸國語洎字書授之爲它日起家之地其後馬

氏宅相果有成之者已酉秋九月晦三達涕泗丹
拜以君墓銘見請予謂南渡以來死節之士皆耳
目所接見恒州之事固已飽聞而厭饜道之矣蓋君
平生時每謂所親言君父之恩大矣在狄道則捕
爲生口而全活之在遼東則衣食之衣食之矣又
縱遣之在大興則闕仕進之路而官使之官使之
矣危急之際又以腹心倚之顧以盡此身以答萬
分耳是則忠義奮發不謂之素定於胸中可乎是
可銘也乃爲論次君尚多可稱弗著著所以與之
享於褒忠者銘曰

墓木栢松碑石蛟蛇君得所以歸而行路齎嗟
莫嗇者才賦君則多沉潛而剛愎幅而無華曾
是象胥孰從漸摩主恩岱崧我乃負荷何以矢
之之死靡它參乎吾前不磷於磨寧以四方之
疆借妾婦而媵媧河源九天放為頽波砥柱中
流終古不頽彼美人兮何直去裔而即華匪我
前知神理不遐漢貂七葉其必爾家

贈鎮南軍節度使良佐碑

天興元年六月乙亥尚書左丞臣蹊上啟禦悔中
郎將陳和尚死節事且言臣以使事至朔方有為

臣言者中國百餘年唯養得一陳和尚耳乞褒贈
如故事以勸天下事聞詔贈鎮南軍節度使尚書
省擇文臣與相往來而知其生平者為褒忠廟碑
宰相以東曹掾吏部主事臣某應詔臣嘗考於朋
友之際漢李陵以力盡降匈奴武帝於其家隴西
士大夫至以李氏為媿而司馬遷亦以陵故而下
蠶室蓋天倫之重美有以相成惡有以相及所繫
之大如此惟鎮南之事壯矣以聖朝丞學之臣之
多而猥用下臣槩之古人所以為辱者臣與有榮
焉謹百拜稽首而論次之按蕭王諸孫曰乞哥者

於國姓為踈屬其上世以上京軍戍天德因而家
焉泰和南征有功授同知階州軍州事及階州反
為宋戰於喜陵江之上死之是生鎮南鎮南諱彝
字良佐以小字陳和尚行貞祐中年二十餘北兵
破豐州執之而北時從凡安平都尉鼎亦以力戰
沒入北中二人者名為群從而義均同父故鎮南
之母留豐州而安平母事之鎮南居帳下歲餘託
以省母乞南還北人以一卒監之至豐乃與安平
殺監卒奪十餘馬奉大夫人而南北軍覺合騎追
之得由他道以免既而失馬載大夫人以鹿角軍

而兄弟共挽之南渡河朝廷官之安平得以世爵
為都統鎮南試護衛中選宣宗知其材永幾轉奉
御安平行帥府事奏鎮南自隨詔以提控從軍安
平敬賢下士有古賢將之風辟太原王渥仲澤為
經歷官仲澤文章論議與雷淵李獻能相上下故
鎮南得師友之天資高明雅好文史自居侍衛日
已有秀才之目至是授孝經論語春秋左氏傳盡
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窓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苔一
書生仲澤愛其有可進之資示之新安朱氏小學
書使知踐履之實識者知其非吳下阿蒙矣三年

安平罷帥職例爲總領屯方城軍中有太和者與
鎮防千戶葛宜翁聞訟訴于鎮南鎮南在其兄軍
中一軍之事皆與知之非特於其部曲然葛之事
不直即量筮之葛素凶悍恥以理屈受杖竟鬱鬱
以死留語其妻必報鎮南妻乃以侵官訟于朝且
有挾私讎之愬積薪龍津橋之南約不得報則自
焚朝廷乃繫鎮南方城獄國家百餘年累聖相承
一以人命爲重凡殺人者之罪雖在宗室而與閭
巷細民無二律南渡以後郡縣吏以榜掠過差輒
得罪去者相踵也議者疑鎮南狎於禁近之習倚

兵閭以爲重不能如奉法之吏橫恣之犯容或有
之使者承望風旨即當以大辟奏上久之不能決
鎮南聚書獄中而讀之蓋亦以死自處矣安平病
久而愈明年詔提兵而西因朝京師上怪其瘦問
卿寧以方城獄未決故耶卿第行吾今赦之矣明
日臺諫復有言後數月安平以物故聞始馳赦之
有旨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私忿未必有至於非
所得笞而疆之非故而何汝兄死矣失吾一名將
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計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
汝奮發立功名國家有所賴人始當以我爲非妄

赦矣鎮南泣且拜悲動左右竟不得以一言爲之
謝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再遷忠孝軍提控五
年北兵犯大昌原勢甚張平章芮國公問誰可爲
前鋒者鎮南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然
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勝兵八千
乘勝逐北營帳悉遷而西三軍之士爲之振奮思
戰有必前之勇蓋用兵以來二十年始有此勝奏
功第一手詔褒諭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
紇乃滿羗渾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來歸者
驚狼陵突號難制之甚鎮南御之有方俯首聽命

弭耳帖伏東而東西而西易若駟羊豕而逐狐兔
所過州邑常例所給之外一毫不犯每戰則先登
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爲重六年有衛州之勝
八年有倒迴谷之勝始自弛刑不四五遷爲中郎
將官世襲於是四方內外知方城之獄聖天子所
以定國是結民心厲士氣以弘濟於艱難者至矣
其當之也不以一人之私而廢萬世之法其貸之
也不以匹夫之細而傷天下之功不然則生殺與
奮廷尉平一言之頃而決何至歷十有八月之久
耶陛下之所以御將鎮南之所以報國君臣之間

可以無媿千石矣副樞密使蒲瓦無持重之略嘗
一日夜馳二百里而趣小利諸將莫敢諫鎮南私
爲同列言副樞以大將而爲剽劫之事今日得生
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而士卒以喘死者不
復計國家所積必爲是家破除盡去矣人以告蒲瓦
蒲瓦一日置酒手勸諸將及鎮南蒲瓦曰汝掌短長
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而盡至以北刑人時德
全誠有之以不鎮南飲酒竟徐曰有之蒲瓦見其
無懼容漫爲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後言也元年
鈞州陷北軍下城即縱兵以防巷戰者鎮南避隱

處殺掠稍定即出而自言我金國大將欲見合按
白事北兵以教騎夾之詣牙帳前問姓名曰我忠
孝軍總領陳和尚大昌原之勝亦我衛州之勝亦
我倒回谷之勝亦我死於亂軍則人將以我爲負
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矣北人欲降
之斫其脛不爲屈脛折畫地大教語惡不可聞豁
口吻至兩耳噴血而呼死至不絕北人義之有以
馬酒酌之者云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
年四十一銘亡

輔國上將軍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

銘

維金朝入仕之路在近代爲最廣而出於任子者
十之四國初監州縣酒稅亦以文資叅之故任子
多至大官其不達者猶得俎豆於大夫士之列大
定以後雜用遼制罷文資之注酒使副者純用任
子且增內廷供奉臺倮直之目凡歷監當久及課
最者得他遷謂之出職如唐人入流之比是後摧
酷日增風俗隨壞六七十年之間遂有愚賢同滯
之嘆論者以爲此誠選曹泥法之弊至於廉恥道
喪自同商販亦爲任子者有以未之然且以國家

舊人觀之使人人有士君子之清清慎自守不爲
利惑有如吾輔國康公者其敢以今日任子法待
之乎公諱某字德璋康氏世爲遼陽人曾祖某遼
澄州刺史祖斌天會中進士仕爲咸平路轉運副
使考道安不慕榮利優游鄉里以讀書講道爲業
臨終敕諸子言凡人在仕籍豈有憂飢凍者事當
從正貨利不得閔諸心後用公貴累贈輔國上將
軍京兆郡侯公即侯之長子也大定中以咸平君
蔭歷耶鄆沂州酒官明昌五年積遷樂安鹽使司
管勾資廉介動以繩墨自檢佩服遺訓無敢失墜

及莅是職至家所食亦就市買之鹽司所轄竈戶
舊出分例錢以資司官管勾歷三周歲乃成考所
得不下萬緡公皆讓之同官黃思忠不毫未取也
諸管勾分辨歲課額外仍有積貯者謂之附餘管
勾私用之有司視之以爲例而不禁也及公當受
代悉籍所餘上之官使范文淵大爲驚異嘆曰康
君奉公乃至此耶用課最當遷且本道提刑司薦
公材可臨民七年得陞陳留令持旱已人公下車
而雨明年復旱民大艱食而無從賑貸之公出俸
粟爲之倡縣豪傑共贊之所得至三萬斛全活不可

勝計雖旁縣亦有受其賜者永安二年冬朝旨更
定戶籍異時郡縣通檢名爲聚訟豪民僭吏囊橐
爲姦巷新增若舊之徃徃不得其實徒長告訐而
已公精敏有幹局縣人之肥瘠先已默識之差次
高下一出其手籍既定無一人有言不平者秩滿
赴常調吏工部連辟爲曹甸河防都提舉都水使
者言於朝馬蹄埽河從東北流害田爲多閉之則
由徐州東南入海所經皆葭茨荒穢之地河壩腴
田可利東朔諸縣乃檄公董其役而河水湍駛上
水不能勝水面高出堤上危欲奔潰已報都水而

督之愈急公具香火禱河伯一昔水落丈餘時人以正直感通許之尋被按察司薦泰和三年遷河北東路轉運司戶籍判官五年選授襄陵令平陽縣十此爲難治公發姦擊彊尤更致力旬月之頃治效卓然明年秋在所蝗害稼已及縣境公率士庶齋沐致禱其日蝗徑過無留者彼爲按察司所保八年授京兆府推官公仁心爲質加更事之久故決獄之際多所平反京兆大府公使庫例有所給官屬月酒常費之餘率賣之民間公獨以爲不可嘗謂所親言酒果有定額吾屬侵縣官而益私

歲非害公乎三白渠業戶每以爭水爲訟或至殺人浚渠京兆檄幕官行視幕官奉故事往不加意公受檄爲親至渠上求致訟之故果得石刻記渠以青石爲之地蓋渠路歲久爲泥滓填塞受水纔半分既不能給因問起而爭之公率役夫浚渠以石地爲限渠深常歲丈餘自是無致訟者俄致仕愛林慮山水有終焉之志以貞祐二年五月之五日遘疾終于私第之正寢累官輔國上將軍護軍京兆郡侯食邑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兩娶高氏俱封京兆郡侯夫人子男一人瑋興定五年擢詞賦

進士第官正奉大夫鈞州刺史權沁南軍節度使
兼懷州招撫使孫男二人天英世英孫女三人曾
孫女一人俱尚幼塘以癸卯十月十有二日奉公
之柩葬於林慮縣三陽里東南原禮也既卒事以
公事狀來謂某言刘内翰極之誌先府君墓已納
之壙中矣神道有碑碑當有銘敢質之以爲請某
於塘爲同年生義不得辭乃爲之銘并叙其平生
如此其銘曰

秩侯其腴山澤其癯身處脂膏不以自濡執法
與游御史與居退食自公飲水飯蔬清白所遺

吾以觀發源之水初士不於材相彼潔汗百藝
不足一節有餘趙張三王之治聲非不藹如使
九徵至焉而有所愧君子盜諸貪夫我愚曲士
我迂我愚我迂不與義俱無碑有銘大書特書
是維古廉吏之墓可勿表歟

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耶律公墓誌銘

公諱辨才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八世孫曾祖諱
内刺贈定遠大將軍祖諱聿魯考諱履章宗明昌
初拜尚書右丞謚文獻公生三子公其長也資周
儻軀幹雄偉每以志節自負不甘落人後年十八

以門資試護衛校射者餘七百人皆天下之選而
公中第三俄以公事免泰和中從軍南征攻取三
關以十一騎輕身入光州時宋已復三關復奪而
出身被十三創以功授冀州錄事判官轉曹州司
候中夏受兵山東西路行臺檄公戍東平尋詣北
軍議和事遂爲所劫行及吾庸閔潛謀歸國奪老
幼數萬入都城宣宗嘉其功授順天軍節度副夜
賞賜鉅萬扈從南渡奏充孟津提控與定中選授
京兆府兵馬使靜難軍節度副使左降河中府判
官復次同知睢州軍州事兼歸德府推官歷中京

兵馬副都指揮使召見問以軍政利害公慷慨爲
之言將相多非其材遂忤權貴出爲許州兵馬鈐
轄召授武廟署令壬辰正月公之季弟今中書令
楚才奉命理索公昆季北歸二月朔諭旨於隆德
殿公涕泣請留死汴京哀宗幸和事可成賜金幣
固遣之公歸留寓真定以丁酉歲十一月十有一
日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終夫人靖氏前公卒子男
一人曰鑪男孫二人曰誌公奴謝家奴皆尚幼鑪
以癸卯秋九月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
一卿之先瑩鑪弱冠而有老成之風以嘗從予學來

請銘故畧爲次第之其銘曰
以射則絕傳以戰則無當前虎視鷹揚而風義
凜然材則人耦竒則天賣志一棺埋辭九淵千
年而見白日尚有望於攬蓬之賢

遺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碑銘表誌碣

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

天兵南下經畧中土歲甲戌秋師次燕西今行臺
龍門公年甫十二隨其家人避兵德興之禪房山
既而盡室被俘公在一大首領麾下日避役
御營犒宴之人什伍爲偶公輒入座共食意態自
如上舉目見之親問姓名及所以來者公跪自
陳主帥不見卹無以自存願留止營中

上召主帥名索公得之隸中宮帳下不三四年諸

部譯語無不閑習稍得供奉 上前公資稟聰悟
異於常人進退應對無不曲中 聖意未幾擢之
奉御之列出入帷幄寒暑旦暮斯須不少離千載
之會實始於此其年出使諸道所至以稱
旨聞 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爲西遼歷古續兒國
訛夷朶等城戰合只破之遂征遜丹之斜迷思于
普花兒拒印度噴木連破其軍二十餘萬公皆在
焉五六年之久艱難險阻備嘗之矣 上誡公已
久熟其材量而閱其勞苦隨以西域工技戶四分
二千之一立局燕京兼提舉燕京路徵收課稅漕

運塩場及僧道司天等事山東十路山西五路工
技所出軍立二總管公皆將之錫之王印金虎符
公上奏臣有舌在不煩符節意以爲 聖訓諄復
孰不畏服臣口能宣布之因固讓金符於佐官宋
元高逢辰別請銀章而歸是後立 行官改新帳
殿城和林起萬安之閣宮闈司局皆公發之
明聖繼統萬國連紹勳舊大臣行尚書省事於漢
境節制所及凡二十餘道分陝之命公實膺之以
公前後而言蓋勝衣而入侍燕閑未冠而肅將使
指帶及宿衛從事獨賢周庐徼巡靡國不到經涉

萬里出入三朝仁信篤誠自結知遇至於成日門
之婚媾辨諛夫之媒蘖新宮落成則以有功遍諭
中州撫治則以無過見知合侍御而為家人父子
之親由瓜牙而得股肱心膂之寄眷顧殷重賜賚
稠疊開國舊臣莫與為比古所謂攀龍鱗附鳳翼
依日月之未光挹雲雨之餘潤者蓋不足道也公
每以國恩天大不勝臣子區區之情丙午冬詣
闕拜章既以鄉郡所創大清安寺為僧衆祝嚴之
所矣恭惟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姑姊群從仁邨嫻
睦率從大慶得之而於揚名顯親尚或闕如人子

之心其何以自處乎乃命家老件右積累之舊命
文士撰述銘諸麗牲之碑謹按劉氏世居宣德縣
北鄉之青魯里孝弟力田蓋有年矣曾大父雲自
遼日為大家有子四人曰璋曰瓊曰玠曰瓚玠之
子四人顯仁字仲明祖仁字仲昌用仁字仲至体
仁字仲康仲至府君即公之考也公家故大族又
以貲雄其鄉委積豐實畜牧蕃息北山之奚家關
西鄉之土厚皆有別業與世官榮祿家同里閭出
入遊觀喪馬相尚輕財好施少不靳固求者多所
全濟故州里以陰德稱焉府君娶同鄉李氏生三

子長敦字德厚李劼字德信皆無祿早世公其第
二子也自大父以來不常厥居而其先塋止於青
魯西北原而竊嘗攷於陽報之說天造草昧利用
建侯豪傑之士乘時奮興以取功名富貴者抑
多矣虎或鼠化蛇非龍諱亦奚必以馮藉積累而
爲言然質之古人袁氏之四世五公高密之重侯
累將一得於平反楚王英之獄一得之統百萬之
衆未嘗妄戮一人遠則傳記所傳近則耳目所接
見若此者衆殆不可勝舉惟天愛民甚一物暴陵
則天氣爲之舛錯故愛人者必有天報報施所不

及者特十百而一耳使馮藉積累一切以諛辭折
之則神理或幾乎熄矣公家出燕遼之大姓席曾
高之世業華腴之奉鬱爲素侯至於排難解紛周
急繼困任俠尚氣與時貴並名源深流長槩見於
此惟公資風土之厚炳川岳之靈威德沉潛策慮
幅億坐鎮表薄含納垢污獨見幾微之先審度剛
柔之際人不能一我則百之若夫武臣宿將專制
方隅交構旣興怨熯斯在公折之以正理示之以
赤心智勇旣殫重爲輯睦又若失意盃酒意氣妄
加人以兵憂我惟誠往和氣甫浹而宿怨已弭又

若論列 御前皆天下大計辭情激烈 上爲動
容一言興邦古無與讓至於賓禮故老崇尚儒雅
古今治亂了然胸中慕高賢之歸休師道家之知
止無心富貴而富貴如見逼畏遠權寵而權寵常
自至年甫知命福祿方來其深畧遠圖忠良明智
上以尊王中以庇民下以爲劉氏無窮上傳當大
書特書屢書之不特一書而已也夫忠以報國孝
以起家立身行道之義彰慎終追遠之德厚不有
金石後裔何觀乃爲之銘公名某字德彙以小字
某行八子某其長已襲世爵云其銘曰

有佳者城武寧其原是爲龍門劉氏之阡劉爲
大家出用武國從公曾門孔武且碩孔武且碩唯
幽燕之習曾是義俠而多潛德斤斤我公有見
於幾年甫勝衣知大福所歸惟左右是奉而不
違開闔風雲出入範圍婉孌龍姿躍而天飛股
脉心膂成軀而一稷陵無棣賜履而十命以南
伯方國是式于蕃于宣汝明汝翼丘山其崇川
谷其容望之巍然允矣鉅公紀有旃常勒有鼎
鍾何以配之錢氏表忠衮冕巍峩奮無所階世
尋丕祚公有自來宗起起宗疇宗之德公沂其

流謂必有開公侯之世其終必復家食舊德史
遺往躅獄有平反將無妄戮神理不遐敢專其
福岷山導江小川三千發源濫觴其必不然我
作銘詩述劉宗之先祝公眉壽而保魯爲忠孝
無窮之傳

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德碑

范陽張公漢臣遣其叅佐陳玠李侃侯珩自曹南
走書幣及予於順天書謂予曰子良不敏爰自束
髮以良家子隸軍籍轉戰南北將四十年馮藉先世
積善之舊生還御國乃辛丑某月得用侯伯之服

之禮展省墳墓攷之令甲諸仕及通貴廟與墓俱
俱有碑應用螭首龜趺之制竊不自揆度思得文
士之見信於人者撰述之以侈光寵以昭前人以
俟百世之下維吾子惠顧之曩予在大梁承之左
曹之都司壬辰之園外援阻絕危急存亡朝不及
夕或有言宿州節度宗室衆僧奴之幕客張子良
由間道竄奏牘至者都堂趨召問所以來公爲言
國用安自連水來歸糾合義徒刑牲軟血誓爲勤
王之舉以游騎旁午跬步千里無敢進奏者子良
感激自奮獨與裨將張平夜行晝伏間閔百死乃

今瞻拜京闕幸疾得歸報無失事機即日召對便
座勞賜殷重凡奏牘所請眷倚用安者無不關允
符節印綬衣帶弓矢書詔誥命凡繫之左曹者予
得與聞之朝議多公機警絕出占對詳盡雖素官
無以過嘖嘖稱歎率以遠業期之及公將使指還
都人日望東師之至而用安天奪之魄心計蹉跌
進退狼狽迄無所成公信義昭著獨爲時論所保
任故繼有鷹揚騎都尉涂宿節鉞之命予亦備聞
之公初北歸介於東明商君孟卿父子及崔君君
佐王君安仁兩君以此碑爲言蓋公頗知予而予

亦嘗望見眉宇於衆人之中願交之日久矣誠得
秉筆以相茲役使孝子之情盡諸侯之禮備固所
願也其敢以固陋辭維張氏族出范陽其家於縣
東仇家里者不知其幾昭穆矣自公曾大父甲而
下皆隱德不耀大父臣甫資稟高亮不親細務恤
貧乏樂施予又謹於事佛日誦般若爲課重惜物
命未嘗烹割行及庖湍聞家人茹葷則睨而不顧
壽八十有七怡然坐逝祖妣王氏李氏生子三人
其季諱珪純質有父風明昌士子之憂三水沉溢
漂壞廬舍至於丘壠亦爲湮沒珪與長女李乘舡

筴百計訪求僅得祖考遺骸於泥淖之下其瀕於
死者屢矣妣宋氏慈仁勤儉孝於舅姑生子二人
長即公次曰子明子明仕為郟州洛郊主簿母有
前識謂公材幹特達後當貴顯常戒之母妄殺以
仁愛為懷墓故在三水之陽懲創水禍改卜其陰
乃在所居之西南原見於辛丑新阡者特二世耳
初大安兵興公以材選為軍中千夫長以功遷都
統時耕稼旣廢道殫相望乃率涿州定興新城戶
數千就食東平甲申秋樞密院檄公遷壽春克防
城都提控州將夏全反覆變詐動與公不相合公

謀舍去之未能也壬辰正月全劫州民出屯雞口
州隨為李敏所據公棄家屬募死士數十輩徑入
敏營敏一夕三召公公辭情慷慨感動左右三欲
害公而不能也夏全北行公與宿州帥尅石烈阿
虎劫之遮老幼數萬靈壁之圍遂解全不勝憤會
邳徐軍來復讐言公復與宿帥衆僧奴斫全營於鄆
縣全僅以身免至遺其金虎符而去未幾疽發背
死于揚州公在兩淮初非本策重以地土卑薄風
俗不相一感念先壟遂有鴻鵠高翔之志以戊戌
冬擁麾下教萬衆自泗州北歸大帥以聞隨拜顯

制方面之命嘗謂全燕疆界廣闊風土完厚自秦
滅六國而郡縣之迄唐中葉盧龍一軍雄視趙魏
鬱爲大鎮以棗栗之利車騎之盛言之則爲用武
之國以太行恒山挾右碣石入於海言之則爲天
地之蔽海山沉雄通貫斗極人稟其氣而生或客
於其鄉或任於其國率多魁偉敦龐宏傑之士至
於游談剝俠崛起閭巷間而掉臂於王公之門排
難解紛遂以功名顯者徃徃而在蓋不至於人物
泯然絕無而僅有也漢車騎將軍之子孫散居涿
易間雖譜謀散亡無從考按其風聲習氣歌謠慷

慨風流猶存耳公策慮幅憶氣節豪宕其走夏寇
使大梁特暫有所試已足以信眉高談無愧天下
况乎旅力方剛委任伊始側聞下車睢陽首以增
築學舍爲事幕府省靜日得近見文儒攷論今古
衣冠之整潔車騎之閑雅駸乎承平禮法之舊駸
他日極其所至豈特長一道將軍而已耶故予旣
論次先德并以公出處附之欲人知張氏所以起
其宗者蓋如此其銘曰

立木栢松文石龍蛇鬱彼新阡鄉國之華千騎
來歸大毒縣高牙展墓而入州人驚嗟緊張世之

先秉心柔嘉播而獲之猶上農之禾月計之則
有餘理無僭差西周既東兵連兩河鉏耨棘矜
奮而橫戈矯矯維公砥立不頗維軍律是從戰
功曰多夏寇黥髡剝佩巍峩食飽而颺誕為盜
夸公斫其營壯士無譁慙憤亡幾時化而蟲沙
有來同盟唇齒輔車詣闕拜章畏途褒褻孰為
田疇而克負荷公之義聲金石不磨大邦維翰
淮海無波公力方剛公壽亦遐相彼發源淵其
未涯我卜行營之原當置萬家

臨淄縣令完顏公神道碑

公諱懷德字輔之以小字得孫行族完顏氏隸上
京路司屬司武元文烈之從弟劾徹封國於趙子
斜不出降國而郡封於金源子阿魯熙宗朝平章
政事子習捏驃騎尉上將軍義州節度副使即公
之考也母曰金源郡夫人郭氏公其子也甫成童
以宗子第五從承應走馬局俄遷內承奉班三歷
監務用課最調密州倉使衛紹王至寧元年選注
臨淄令公生長華腴而能以法度自檢初到官吏
民畏令修整謂其中有不可測者及見其不飲酒
不畏怒不事苛細不以榜掠立威不三數日上下

歡然猶一堂之上矣貞祐二年受代有期而中夏
被兵盜賊充斥五為支黨衆至數十萬攻下郡邑
官軍不能制渠帥岸然以名號自居譬撥地之酷
睚眦種人期必殺而後已若營壘若散居若僑寓
託宿群不逞闕起而攻之尋蹤捕影不遺餘力不
三二月屠戮淨盡無復噍類至於發掘墳墓蕩棄
骸骨在所悉然獨臨淄之民感令君之仁視猶血
屬百方蔽匿有以令家父子并就死地者人心既
定確然不移其掩蔽愈更深固如是數月之久大
帥駙馬都尉僕散公統兵而東乃詣軍自陳都

尉知公仁愛所感脫身於萬死不一生之地承制
拜官公南歸之計已決再四退讓乃聽自便是後
僑居亳州無復宦情以宣宗興定五年十二月之
三日遘疾春秋六十終於私第之正寢越三日權
厝某所夫人郭氏亦功臣藥師之女孫封號如其
姑子男一人曰從政男孫三人阿海早卒曰守英
曰守傑女孫一人嫁須城令信某早卒曾孫女二
人尚幼天興壬辰河南破從政卒老幼千人歸行
臺特進公於東平給使帳前承事既久委之筦庫
之任稍遷工匠副官今年閏月今相君度其付委

未盡改本道課稅所副使未幾進副為長且授以提
領之職提領永念先世積累之厚兵亂流離猥
蒙特進公父子特達之遇思所以顯親揚名者唯
金源陪塋大房平章出鎮錦州而薨於鎮葬此州
之某山副節度塋弘政之弘山下臨淄邈在河外
誠懼陵谷變遷墓失其處則遺孤投死無後矣乃
遣長子阿海護輜車而北卜安厝之宅惟須城東
金谷鄉之盧泉為吉定為新阡我先府君是為北
遷之祖竊謂私門之事無此為大乃於省介叅某
人以墓碑為請蓋提領君之子婿世昌予門弟子

也故予於君之平生頗知其崖畧君嘗以族屬授
官而不樂仕宦宗室諸老怒其閑放自棄欲強致
之京師君百計求免久乃得遂然亦以覃恩從進
義校尉至昭勇大將軍矣毫下多世官恣縱不法
良民或被侵愁者往往以氣使訶護之識者稱焉
毫被兵而軍亂軍中有挾宿怨謀相圖者主者私
以情告君得先事為備竟免於難迄今身領漕政
守英官胡魯女孫適某人循流測源豈偶然哉銘曰
毅士黼皐厥作裸將亦惟我周王德而不彊遼
江湫流王謀散亡獨金源有傳見於東方見於

東方朱芾斯皇維先世所歸陪燕大房再遷而
南邈如投荒喪亂弘多曠於丞嘗溫序思歸睠
言涕滂輻車北轅金谷其蔽鬱鬱佳城松楸有
光惟彼臨淄銅墨之良梁肉疲羸紈袴冰霜惠
利所漸愛於桐鄉殆天以慈衛之俾壽而康何
血肉之場而有萬夫之防侃侃嗣侯福艾竒厯
對於前人祇懼弗忘八世相唐本仁柔之梁天
道摩常福善其當我卜盧泉之原萬家其傍

費縣令郭明府墓碑

公諱嶠字子崇族郭氏世家臨潢之長泰曾大父

英潛德弗耀大父願誠遼日進士擢第由左班殿
直仕至侍御史生二子長曰元徽金朝詞賦甲科
未仕而終次曰元弼換遼官克尚書省譯史遷儀
鸞局副使遂占籍大興左警巡院興陵朝詔舉內
外官三十年無過犯者宰相以儀鸞姓名對且薦
其清慎有幹局特旨進階五品授遼東路轉運副
使生二子長曰岐大定十九年進士釋褐薊州軍
事判官車駕東獵聽萬姓縱觀上親問薊州孰爲
好官父老合辭以軍事判官對問之佗所對如前
上欲擢爲朝官以避親換宛平令累遷監察御史

戶部員外郎歷解深單三州刺史終於大名等路
按察副使次則公也公早習舉業知詩文律度以
父住試補尚書吏部掾屬終更調禹城南宮丞再
調沂州防禦判官以廉能升兼費縣令資稟孝友
臨政仁信篤誠不事表襮既久吏民安之懽然有
父母之愛使者復以廉幹聞貞祐之亂河朔郡邑
在所陷沒費亦受兵公能以計自脫家四十口逃
難解散無復歸顧之望兵退縣治復立不旬日農
民護送公族屬皆獲完聚下迨狗馬無所棄失同
官諸人均被殺掠有不遺噍類者識者謂公之仁

政驗於此矣公春秋已高無復宦情長子令永寧
洛西山水佳勝衣冠之士多寓於此公與賈吏部
損之趙邠州慶之劉文學元鼎李澤州溫甫劉內
翰光甫名流陳壽卿薛曼卿申伯勝和獻之諸人
徜徉泉石間日有詩酒之樂天興元年三月日年
七十有六先洛陽陷一日以病終于寓舍官懷遠
大將軍上騎都尉汾陽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娶
高氏上林署令某之女封汾陽郡君子男四人適
袒繼伯氏按察副使房以蔭仕為太原交鈔庫使
歷陽曲令終於府治中嗣袒以袒蔭試補刑部掾

自同州錄事永寧中升陝縣令入為吏部主事貞
外郎京西大司農丞天興初授本路安撫使兼行
大司農分治戶部事今為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
興祖以公廕試補戶部掾今為燕京總府參佐顯
祖未仕男孫九人曰蒙曰履曰泰曰謙曰豫曰隨
曰臨曰觀曰賁女孫五人長適士族涿州王氏次
適燕中王氏餘幼在室夫人前公三十年卒祔窆
平魯郭里東原之先塋孤子等以壬寅三月日奉公
衣冠合葬於汾陽郡君之墓禮也好問往在洛西
辰守公以篇什見賞且於二子有通家之好見屬墓

碑不敢以固陋辭因為論次而系以銘其辭曰
析木天街碣石海壖唐風具存不為遼遷公生
其間氣質渾然人門其華詩禮其傳可以登三
老賢能之書而屈於吏銓有來銅章仁信藹然
淪浹之深人合而天崑崗火炎之日襁負不捐
孝于親而賢友于弟昆而賢孝友而施於政又
其賢愷悌君子胡不百年我知岷江之盪觴三
百維川大書豐碑識公之阡是惟良民吏之墓
過者式焉

廣威將軍郭君墓表

貞祐初中夏被兵二年之春兵北歸既破平陽取
道大原分軍西六州時岢嵐無主將同知軍州事
完顏昭武以城守計訪於君君爲言城守固善然
自北兵長驅而南燕趙齊魏蕩無完城公獨欲以
掌許地抗掃境之兵強弱衆寡無乃不敵乎且守
禦有具非倉猝所能辨就使可辨客軍皆有去心
駟市人而使之戰果何恃乎兵家有戰有守不能
戰不能守唯有避其鋒耳今游騎已入境不早爲
計則悔無及矣昭武者從君言乘夜以軍夾老幼
走西南龍門砦北兵隨至汾石嵐管無不屠滅唯

岢嵐無所得而還宣撫司錄君功以便宜授嵐谷
簿攝錄事至今鄉里皆以一州之命自君得之君
諱瑁字子玉姓郭氏世爲岢嵐人唐以來忠武王
之子孫散居汾晉間不見於譜系而得之承傳君
蓋其苗裔也曾大父晏大父興父詡三世在野然
自大父以來以貲雄鄉曲任俠尚氣樂於周急嘗
日出緡錢一千以給丐者如是數十年故人以陰
德歸之君弱冠以律學應選再上不中議罷舉會
明昌官制行乃用良家子明法理慎動止推擇爲
吏歷仕州縣久叙年勞授忠勇校尉自嵐谷簿調

隩州知法改平陽知法河東南路行元師府檢法
兼提領犒賞興定元年入爲尚書左三部檢法改
嵩州知法遂充行尚書六部主事累官廣威將軍
汾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以正大二年歲在乙
酉正月元日春秋五十有八終於嵩州之寓舍君
天稟渾厚有晉人淳篤之風自持者甚廉而施予
無少馱議獄餘二十年仁心爲質所以致忠愛者
無不盡在隩州明劉狗兒者無罪積年之寃不數
語而決闔郡爲之稱快寧化頻年荒歉時疫流行
君躬自調護多獲全濟最後主部事危急之際調

度百出君區處餽餼視民力爲緩急上官以吏能
許之莘公胥和之叅政李公君美雅知公才及行
臺平陽首被獎拔宣慰使李公仲修亦以恩門之
舊時以書問及焉居伊川旣久先以酒交於屏山
李先生之純許司諫道真歸老此州與焉倅之良
趙宰壽卿日相追從徜徉山水間雲屏泛舟見於
圖畫其爲名流所重如此身歿之日送葬之人
動州里行路爲之悲愴則君之生平誠於接物不
以貧賤爲輕重者於此見之夫人同郡李氏閨門
整肅有婦師之日封汾陽縣君後公八年歿於襄

陽子男有人長曰蛻用丞相高壽公薦試補隨朝
掾屬克平陽孟州兩帥經歷官嵩州刺史次曰仲
或舉進士次口擇善棄家爲黃冠次曰仲文以君
陰補遙領西安軍節度副使次曰仲器亦用陰祗
候承奉班早卒女一人曰妙延爲文官孫五人曰
汝霖曰棟曰同寅曰叶恭曰和裏曾孫三人皆幼
某等將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祔於郡北天澗南
原之先塋歲甲辰冬予過洛西仲文方從事鄧州
之行幕介於教授吳子賢涕泗百拜以墓表爲請
仲文溫淳有緼藉一府之事皆所倚辦擇善操履

能正博於玄學道價重一時而竊嘆郭氏世業淳
雅晉人少見其比推究源委知廣威君之後方興
而未艾也乃爲論次之而系以銘銘曰

敦兮其純良有自勝之剛溫兮其慈祥無寡恩
之傷橫流湯湯身爲舟航極溺於其鄉丹世而
昌神理孔彰吾文表之尚以發其幽光

潞州錄事毛君墓表

君諱某字伯朋族毛氏世家臨清靖康之亂遷大
名遂占籍焉曾大父瑜宋成忠郎大父詢金朝初
洎弟評同登進士第仕爲泗水令官至朝散大夫

父大壯廣威將軍永年縣主簿內翰東明王公百
一述先德備矣永年三子君爲之長自幼以孝稱
友愛二弟遂及宗黨資稟剛毅廉介自守人不敢
以非禮犯之明昌中以父任係承奉班歷監差者
五皆以課最聞而未嘗以勺水自及泰和初超靈
寶縣主簿令有故不事事君攝縣務者幾二年平
賦理訟有愛利之實憲司以廉能舉之將受代丁
太夫人李氏憂赴喪之日老幼號泣攀送數十里
不絕其得民如此禫服向終復遭大故比塋斬焉
衰經中日誦佛書爲課迄于終制言動之間鮮不

如禮人以爲難能大安初北鄙用兵選授昌平縣
軍資庫使到官未幾而大敵至吏民狼狽逃死隨
潰軍而南庫所貯金帛先備犒賞用者以鉅萬計
姦人乘亂公爲攘效同官亦挾輕貲而遯僕隸因
以爲言君訶之曰官不能守旣無所逃責矣尚敢
以盜竊自陷違天理累子孫乎貞祐元年調潞州
錄事待次御里府尹知公有幹局檄監漕車赴都
時游騎充斥道路阻絕篙工役夫日議逃避君安
慰百至糧運竟達尹益以軍食付之乙亥冬敵再
至大名受攻君方計餽饟而城已陷兵人脅君使

降怒其偃蹇不爲屈欲兵之君盛氣憤激義不受
辱大叫觸牆立致殞絕得年五十實十二月二十
有二日也兵退塋之府城北三里所吳莊原之先
塋積官廣威將軍勳騎都尉封滎陽縣男食邑三
百戶夫人涿郡王氏泰和名臣大尹脩然之女孫
封滎陽縣君畧通書傳事舅姑孝謹訓飭二女勤
有禮法中表以婦德母儀歸之稟命不融與君同
日遇害子男四人居謙明威將軍臨淮簿居政忠
顯校尉魏縣五星鎮酒官居仁修武校尉通許醋
監喜喜早卒女二人長適千戶喬惟忠次適順天

路軍民萬戶張德剛男孫三人漸業進士澳澄皆
尚幼初君欲就蔭補而弟廣威將軍敬之年未及
君待之數年竟與同解而仕敬之仕宦連蹇累坐
課殿被拘君每加營護事過之後慮其不自安不
復一語及之兵興以來良家子多從軍君昆弟未
嘗別籍丁壯六七輩軍帖下敬之房一子被選其
母以征人徃徃陷沒行坐涕泣君聞而憐之卒以
已之子代行女弟嫁上谷畢氏游宦隔闊無歸省
之便君問遺骸重不以遠道為嫌二女及笄州里
名門競求姻對君俱不之許夫人問之故君曰吾

世賢濟當媿貴官筦庫常族何足辱之卒之兩婚
皆開國勳臣寶書龍節位望崇顯在當代侯伯之
右庇廕所及外舍有光誠不負君所期矣居仁避
亂南渡居數年始知二姊所在羸服裹糧千里就
訪及兵破河南張侯委居仁舉夫人族屬之留汴
梁者北歸令群從安居雞水之上歲時燕樂復見
大門之舊雖出侯恩義而德義之力爲多順天盛
衣冠德義從先生長者授諸經章句駸駸乎性理
之學君之世蓋未易量也曩予婦翁提舉君以宗
盟之故泊君伯仲通譜牒恩文備至有骨肉之愛

奉公夫人之命德義以墓表爲請因爲論次之君
尚多可稱弗著著以孝爲忠者其銘詩曰

義如泰山力莫勝唯其舉之孝也能受親髮膚
敬所承一許之國刃可陵我思古人得伯朋任
重道遠毅以弘大河無梁豈樂馮以孝則勇信
有徵千年華袞取義稱禽息鳥視奚足矜忠臣
之門後必興天何言哉理則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碑銘表誌碣

顯武將軍吳君阡表

君諱璋字器玉姓吳氏石晉未有官獻列從少帝
北行者又自遼陽遷秦列其子孫遂為長春人六
世祖匡嗣遼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陳國公五世祖吳咸雍十年列霄榜登科仕未達
而歿四世祖敬良潛德不耀子讓東頭供奉官贈
安遠大將軍即君之曾祖也祖鐸閣門祗候金朝
天會中左班殿直考德元貞元中監崞縣烟火公

事贈明威將軍妣傅氏濮陽縣大君君即明威之
元子也生七歲而孤養於其姑樂亭齊氏稍長即
能自樹立大定十年以蔭補官歷遂城滿城四務
酒官明昌四年調保州軍器庫使改太原大備倉
副使泰和初以六品諸司差監歷城稅課最近濟
南軍資庫副使轉鄧州草場副使會錄事銖員父
老狀於州請君攝司事不期月政成郡人以吏能
稱焉衛紹王即位用大安需息官顯武將軍騎都
尉濮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因為所親言吾猥以賞
延入仕將四十年得不償勞寧不自知徒以先君

子蚤世不及通顯故強顏未秩耳今品及列爵當
預追錫之典生平之志畢矣今不自止欲何求耶
乃投牒請老武勝節度高侯雅知君勸止之曰選
法蔭子五品例入一差隨有超擢君淹筦庫久能
少忍之且當被百里之命何求去之決耶君不得
已起調得監方城稅到官不數日以崇慶元年五
月二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五終於官舍君資孝友
姑氏歿哀過所生識者以為生長見聞宜有加於
人者為人誠實樂易重然諾輕施予有以急難來
歸者必極力營贍之以故家屢貧然不卹也少日

酒不能亂中歲以止飲自誓賓客過門歡宴彌日
不見情容人尤以此多之身歿之日識與不識皆
為之嗟惜名士赴吊者數十人其得人心又如此
夫人某郡張氏閨門肅睦有內助之効封濮陽縣
君後君二十年而歿子男二人長仲侃忠顯校尉
次仲傑鄧州教授孫七人曰綱曰維既冠而卒曰
綽曰綰曰續曰級皆早卒繼僧未名仲傑將以某
年月日奉公之柩歸祔於大興府花平縣玉河鄉
黃村里之先塋歲甲辰冬予過洛西仲傑涕泗百
拜以墓碣銘為請仲傑學為通儒德為善人殆維

其有之是以似之者乃為論次之并用子之所感
為作銘其銘曰

我足天衢彼責守閭我器函牛彼求柱車論族
膏腴卒不能以自濡筦庫之須仕無他途選部
一拘同滯賢愚然則前日之所謂任子者非蔽
法也與

忠武任君墓碣銘

前泌陽令任嘉言身甫壯其考忠武君之行涕泗
百拜謂某言先君子棄養十年惟是轉徙南北不
得以時安厝今北還兵期以明年春勉卒大事墓

當有碣碣當有銘敢以譔述為請某於亨甫有別
里通家之旧不可以不敏辭乃為論次之并著予
之所感焉按任氏世為汾陽人有諱才珣者登天
會六年進士第由洪洞令人為尚書省令史皇統
中坐吏部田侍郎鼓之黨歿於貶所田初為朝廷
所侍用慨然以分別流品慎惜名器自任群小積
不能平造作飛語構成大獄鍛鍊田以下伏首惡
者八人以敢為明黨誑昧上下擅行爵賞之權皆
置極刑自餘除名為民杖決徙遠方者又二十八
人明昌初始蒙昭雪洪洞預贈典後朝散大夫生

子微以蔭補官監惠民司君即惠民之元子也諱
德懋字君範資稟醇雅有受學之質弱冠就舉屢
為鄉府所薦惠民蚤世事繼母無間言泰和南征
以良家子被推擇署軍中千夫長積官忠武校尉
已而罷歸間居鄉里愈更樂易雖在愚幼皆知其
為善人君子嘗為人言先大夫以直道立朝橫破
羅織自明昌昭雪之後右丞蘇公而下凡二十有
六家往往將絕而後續稍微而更盛吾知吾子孫
必不獨為神理所遺也乃力課亨甫學其後果以
正大庚寅收世科 鄉里榮之中歲之後即置家

事不問惟日誦般若而已積習既久靈應昭著
休咎多前知之避負祐之亂於邨於京北以天興
壬辰五月十有六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鄧州之
寓舍臨終遺命以所誦經內懷中續息定家人發
哀良久復開目云經安在家如言奉之怡然而遊
其明了如此先娶柳氏再娶刘氏子男三人長即
亨甫次震亨鼎亨皆早亡女一人適士子白季昌
皆柳出也亨甫以某年奉君之柩祔於郡西南洪
哲里之東原嗚呼朋黨之禍何其易起而屢作也
宣政之季蔡京呂惠卿輩至指司馬丞相為元祐

姦黨魁列其姓名著之金石自謂彰善瘴惡可為
萬世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碑石甫立隨為雷火
所擊惠卿等惧大禍將及乃赦黨人死者復官流
徙者復還自今觀之元祐黨禁不過追削竄逐禁
其子弟不得至京師而已曾不若皇統之禍之慘
也余嘗深求讒夫之心而後知讒之所以為病者
盖心魄既喪粹為謾疾所乘膏糞為甘嗅足為香
口鼻耳目皆失所守而不自知謾疾不已矯亢忌
嫉合而為聖癩始於天地一我卒之古今一我敢
為大言居之不疑造大謗起大獄視正人端士若

有血讐骨怨期必報而後已苟可以售其術雖殺
身滅親亡人之國有不恤焉者余觀於成敗之變
多矣自有天地以來未有食人而不為人所食者
凡為讒夫者其才智穎出於人遠甚寧不知事有
必至理有固然乃今至於殺身滅親亡人之國而
莫之卹焉者獨何歟殆受病既深至於中風狂走
雖和扁操萬金良劑亦無如之何耳古語有之憂
心悄悄愠於群小又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又
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聖人之所惡又其所甚
畏者也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其人敗交亂四

國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不有人禍必有天刑生為
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痛快唯遺臭無窮是
所得耳蔡呂諸人欲以黨議誣天下士而天下及
以不預溫公黨為恥又欲以黨禍絕士大夫之世
而後之名卿才大夫賢宰相皆出於黨人之門然
則為明黨之論者其亦未之思歟銘曰
善為吉先壽為福元有子而賢卒歸骨於九原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吾得推其源至於人衆勝
天而天定亦能破人者盍當以家為知言

信武曹君阡表

己酉秋九月予以事來燕都行臺叅佐曹侯椿年
持其先人信武君事狀再拜涕泗為予言往者過
太原嘗以宗人益甫咫尺之書之故得見顏色時
先人始就安厝欲求阡表以昭示永久而永敢也
側聞從者在燕將往拜之而邂逅於此今願竊有
請焉案事狀益甫所撰益甫予同舍郎其言可信
不妄且曹侯之意甚賢故為次論之君諱元字長
御曹氏世為隰州隰州之以貲雄鄉里者累十教
代矣曾大父秀妣張氏大父繼純賢而有文以善
人獲稱妣郭氏朱氏何氏朱氏宋朝散大夫某之

女父鎮資仁厚有士風妣靳氏張氏生子五人君
其第五子也齠齠受學年十二孤初父病革獨念
君未有所立殊以為憂及父沒君持喪如成人未
幾母卒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廬墓側至終喪鄉黨
稱焉其後兄弟祈居君力學自奮不教年博通經
傳以至陰陽醫藥法理之學無不精至為人謹厚
舉動不碌碌喜賓客好施予周急繼因不責報謝
郡長吏而下皆推重焉兄楨既老君事之惟謹疾
則躬侍湯藥存拊諸孤更為賙贍有聞之者君不
聽曰鄉人不能自存者且當救之况兄之子乎負

祐之兵隰州破群不逞之徒乘亂剽掠君具牛酒
集壯士得千人約曰吾州被兵惟州倅獨存今逃
匿他境吾欲與公等立州事迎倅以歸可乎衆曰
諾乃安集境內還倅於州群黨破散遺民賴之以
安有欲推君為官長者君義而却之明年大飢民
無所於糴君出所餘以救餓者全活不勝計而初
不一錢取也興定己卯秋八月二十四日將適終
陽遘疾終於途春秋四十四夫人霍氏同郡檢法
某之女閨門肅睦內助之力為多君歿之兩月州
乃陷盡室被俘惟椿年調官京師夫人給兵士言

我主婦蟄財所在當盡指侶餘人何所知以故家
人得少寬夫人私語之曰若等自為計吾老矣終
不能苟活以重吾兒憂遂俱兵士至其家正色言
曰吾家父子皆食官祿吾殺身以報可矣財豈可
得耶兵士怒縛之夫人罵不絕口而死生子三人
長即椿年次松年大年一女嫁郡人周惠今為真
定叅謀椿年大安中出粟佐軍仕為緹德今階五
品得贈君信武將軍某縣男夫人縣太君松年大
年俱以兄蔭祗候承奉班諸孫皆尚幼孤子等實
以己亥十一月十有九日葬君某里某原之先塋

夫人祔焉銘曰

孝子之志慈且祥仁者之勇直且剛衣冠堂堂
百夫之防無移官之階而有為政之方施於閭
門義存義亡凜凜皚皚崑玉秋霜基石有銘德
潛而光我卜曹宗借隰川其未央
千戶喬公神道碑銘
公諱惟忠字孝先涿州定興人大父恩父順世為
農家而以義俠見稱公資稟沉默見於童幼及長
驍勇善騎射志膽堅決輩流中少見其比衛紹王
大安初北鄙用兵良家子有以戰功取階級夸示

鄉閭者公慷慨奮發不其落其後乃棄家事不問
俠游燕趙間貞祐南渡河朔板蕩豪傑競起公從
今萬戶張公聚族屬鄉曲保西山之東流堦別自
為一軍及張君副經畧苗公道潤承制封拜公
亦受定遠大將軍恒州刺史居無幾何國兵由
紫荆而南張公以馬跌被執而公不知其守東流
者如故也大帥以張公至堦下諭公使降公盛為
禦備日戰數十合力盡乃降張公先以公為爪牙
且嘉其忠憤不撓力為保全益以腹心倚之宋將
彭義斌既破東平隨擣大名聲勢甚張南北軍待

為勅敵無敢試之者一日義斌提銳卒數千北向
猝與公遇於真定之南公以騎數百直前挫其鋒
義斌懾焉武仙劫殺主帥並山郡縣反為金張公
會諸道兵擊之公時攝帥府事將騎五百步卒三
千鼓而行西聞敵將保郎山行列方整殆不可犯公
謂部曲言歸師而遏之兵家所禁不若設伏山下
開其歸路彼得路則無聞志吾邀擊之取獸於穴
得志必矣已而敵兵過公出其不意大敗之如公
所料時別將有陷陣中者公以單騎出之不旬日
諸叛者日繼降附進逼真定仙懼南奔轉戰逐北

遂攻彰德彰德下畧地齊魯駐軍滕州之牙山紅
衲軍夜至公獨搏戰奮戈大呼營中驚奮皆殊死
闔衲軍敗走填壓山谷間無慮數百人益都之役
宋授兵數萬將及城下公逆戰走之獲軍資甚衆
城中軍突出將為犄角公隨以短兵遮擊敵退保
不獲出大帥會諸將特稱公之勇以褒異之先是
張公開幕府滿城公為元帥都監以功遷左副元
帥及師還兼行兩安州帥府事移軍唐縣鎮遏西
山者累年辛卯冬南渡河戰於陽翟之三峰山明
年圍汴梁汴梁圍解公北渡天與軍北渡平章白

自撤攻圍衛州公力戰郟之河南平張公入覲公
復攝府事從征淮右歲甲午朝廷第功張公因
陛奏臣之副喬惟忠出入百戰功最多乞加寵擢
於是特恩以寶書金符授公行軍千戶自是愈自
奮勵其破棗陽攻光黃率以先登被賞張公勇而
有謀能得上死力每以方畧授公使戰公亦稟而
後行故所至克捷幕府統城三十遭離喪亂人物
憔悴而能生聚教育使之去愁嘆而就晏安出干
翼贊者為多計公之功蓋不特攻城戰野而已也
公生而孤事太夫人某氏孝敬純至問安視膳躬

侍湯藥士大夫以為知禮壬寅秋丁內艱適在病
中比襄事哀毀骨立用是病增劇竟以丙午年五
月二十有七日春秋五十有五終於正寢越某日
權厝順天城東之某原娶大名毛氏廣威將軍潞
州錄事之女閨門肅睦中表以為法子男五人長
珪襲公職出屯河南次日琚順天路人匠總管雄
州新城等處長官次琇皆毛出也次璋次琳女五
人長適千戶賈某早卒次女繼焉亦毛出也次適
聶氏餘在室男孫三人女孫一人皆尚幼公美湏
髯舉止詳雅有素宦之風恬於喜怒未嘗見於色

每戰勝將佐共為欣快而公初不以功伐自高其
攻黃州也宋兵乘昏莫奄至公率銳卒與戰主帥
命舉火視之見青甲而黃馬者戰甚力而不知為
公也明日縣賞求之公竟不自言其推讓又如此
太夫人素慈仁事佛老惟謹教公毋妄殺重惜物
命公亦視母意所在以寬厚從事所捕生口多縱
遺之冠氏李君玉先在俘中問知為士人即館之
門下令授諸子學古人北面降虜者今真見之常
以時俗侈靡相尚中歲以來尤尚純素出入會計
見之朱墨者率無浮費之妄然人以緩急來赴者

必重為賙給負責則徃徃折券以貸之識者謂公
孝以安親忠以立節義以扞難仁以濟物視履考
祥必當敷龐耆艾五福具備今祿不酌庸壽不符
德者乃如此天之量報施可易量耶孤子某等以
某年月日祔公於東王里之先塋以僕辱在葭莩
之末以神道碑為請乃為件右之其銘曰

沈鷲其姿角逐其時鬱無所施豪傑以為資成
周既東日薄崦嵫志橫潰之獨障勢一木之弗支
義釋嚴顏殆天使之大邦維藩虎臣桓桓爪牙
方張而傳之羽翰蛇矛突前奮力如湍堅陳枯

株名城彈丸有來創罷革膚靡完豺豸荆棘挈之
妥安我恩我威爾煦爾寒疾疫剛瘴孰我敢于
北方之強碣石盤盤戰功曰多公與不刊勒銘
豐碑以求後觀重侯兮累將憂憂乎厥初之難

千戶趙侯神道碑銘

河朔用武之國自金朝南駕文事掃地後生所習
見唯馳逐射獵之事蒞官政者或不能執筆記名
姓風俗既成恬不知恠惟侯在軍旅中日以文史
自隨延致名儒考論今古窮日夕不少厭時或投
壺雅詠揮麈清坐倡優雜戲不得至其前又子

弟之可教者薄其徭役使得肄業而邑文人亦
隨而化之行臺所統百城比年以來將佐令長皆
興學養士駸駸乎齊魯禮義之舊推究源委蓋自
侯發之侯諱天錫字受之姓趙氏世為冠氏人曾
祖諱存金國初呂保義校尉祖諱誠明昌中歲飢
發粟振貧為卿曲所歸考諱林貞祐之亂以卿豪
保冠氏有功大名主帥用便宜授縣令階忠顯校
尉歿于王事事見先塋碑此不具載侯即忠顯君
之次子也趙為大族大安末侯始弱冠即入粟佐
軍補修武校尉監洺水縣酒罷官歸遂為縣防城

提控屬

大朝兵勢浸盛避於洺水洺州防禦使蘇政召幕
下擬克冠氏令耕稼既廢城邑無所恃乃挈縣人
壁桃源天平諸山以辛巳春歸大行臺特進公于
青崖固行臺聞侯之名隸帳下從征上黨以功授
冠氏令俄遷元帥左都監仍兼前職甲申宋將彭
義斌擣大名屢以兵來侵人心頗搖侯謂業已事
行臺公不可以戴兵勢雖不振姑少避其鋒以圖
後舉耳乃率將佐往依大將孛里海軍未幾破義
斌于真定授右副元帥同知大名府路兵馬都總

管事階鎮國上將軍乙酉八月復還冠氏先是故
帥李泉為義斌所攻既降之矣大軍至怒其反復
有屠城之議侯救護百至老幼數萬竟得全活時
泉已在大名不數月又結蘇椿輩納河南軍從宜
鄭倜主兵柄日以取冠氏為計侯每戰每勝氣不
少衰某月倜自將萬人來攻侯率死士乘城力戰
三晝夜倜度不能下乘太風晦冥而遁己丑五月
朝于

北庭所上便民事皆優詔從之行臺公亦以其論
列且當尤加重焉壬辰正月黃龍壘失利將佐千

餘人被俘候皆以計活之又明年用行臺公薦
宣授行軍千戶仍賜金符戊戌南征駐兵蘄黃間
被病還以庚子夏五月二十有四日春秋五十終
于縣治之正寢娶社氏封某郡夫人子男六人長
復亨次泰亨賁亨柔亨萬亨幼未名女二人長嫁
東平路鎮撫軍民都彈壓吳谷里甲幼在室候資
重厚造次必以禮事太夫人孝意所嚮必奉之惟
恐不及撫存幼孤皆使有所立孤女亦擇時貴嫁
之在軍中二十年未嘗妄筮一人誅殺不論也人
有以急難來歸者力為調卹之脫之于奴虜活之

于屠戮者前後不勝算他日有負之者亦不以為
意也初縣經喪亂之後荆棘滿野敝衣糲食與士
卒同其苦立城市完保聚合散亡業單貧倫禦盜
賊勸課耕稼所以安集之者心力俱盡經畫既定
上下如一四境之內獨為樂土賓客至者燕享犒
勞肅然如太平官府禮成而退皆相與稱嘆以為
侯之材盖有大過人者矣大槩侯所長者甚多所
以自待者殊不薄又其所與游皆天下名士氣節
之所感激論議之所薰習鷹揚虎視自當有萬里
之望百未一出竟賁志以歿此有識之士所以深

悼而屢嘆也孤子復亨等以其年十二月庚寅朔
舉侯之柩塋於保義里之先塋禮也既已事以予
嘗得幸于其先人辱以神道碑為請予往客平陽
者六年歲戊戌七月以叔父之命將就養于太原
侯留連鄭重教月不能別軍行河平予與之偕分
道新鄉置酒行營中夜參半把燭相視不覺流涕
之覆面也明日使人留語云欲與吾子別而情所
不忍唯有母相忘而已於是疾馳而去不反顧嗚
呼此意其可忘哉乃為之碑而系之以銘

銘曰

趙侯翩翩蚤有稱乘時雲風志騫騰伯府選勞
迺進登樹之旂旄冠汝懲大縣萬家既分崩疲
瘵之民侯所矜摩拊不給矧暴陵逋亡日來月
有增田野載闢歲載登昔無粗麻今續繒賓禮
師儒講顏曾弈邑子弟前伏膺絃歌洋洋通薛
滕東州百城文治與繫誰弘之侯所弘仁心為
質莫我能躬不受社豈所應孰為除之又孰乘
我侯種德既有徵趙方亢宗理可憑咨爾嗣人
其敬承

故帥閻侯墓表

辛丑元日 方客東平載之盛為具召予及大興
張聖予祁人宋文卿東光句龍英孺鎮人刘子新
大原崔君卿渾源刘文季壽春田仲德輩飲于家
之養素齋載之先病于酒醫者戒勿飲然其所致
客皆名士樂籍又京國之舊飲既洽談詠間作坐
客無不滿引舉白者載之懽甚不自顧藉亦復大
醉明日疾暴作一仆地遂不起載之資樂易不近
貨利與人交無大小能得其懽心以故來哭者皆
為之盡哀將塋孤子德榮請于予曰先人得幸吾
子前日之飲亦惟子之故今大故矣忍使之隨世

磨滅耶予即為叙其平生使刻之石載之姓閔氏
先諱輪後有所避改名珍上世有自太原官于上
黨者因而家焉考諱謹鄉人以孝直稱娶邢氏生
四子載之其第三子也少穎悟知讀書及長仕州
縣累至公府掾上黨公開壁馬武砦遣別將李松
守潞州壬午三月東平行臺嚴公偕
國兵畧地上黨公選懦不能軍乘夜潰圍而遁載
之醉不及從明日父老請載之主州事遂以城降
行臺授宣武將軍潞州招撫使當是時州人教萬
八縣又以千百計非載之知權變則其禍有不可

勝言者矣。尋有讚于行臺者，以為載之多，歛部民金而私貯之。行臺按籍問之，其出入皆有朱墨，可尋行臺直之。加懷遠大將軍、元帥、左監軍、兼同知、昭義軍節度使、事先太師承制、封拜、載之用。行臺薦授輔國上將軍、左副元帥、昭義軍節度使、佩金虎符，且命載之積糧，教萬選壯士，教于守潞州。馬武軍頻出攻北兵，大帥懼守者不能堅，乃命遷州人真定，散處漳水之上。恒山公仙既降，復謀南歸，乃劫載之，送馬武上黨。公開頗知載之叅佐諸人，又為之出力，乃釋不誅，放之河南。河南破，載之復

行臺公留之東平，載之雖失侯，故將而公以賓從處之。凡燕犒賞賜，無不預。浮沈酒間者十年，卒以樂死。時年五十七。娶常氏，有子二人，長即德榮。次義榮，女一人，嫁為進士王得臣妻。卒後三十日，權塋府五里之某原。銘曰：

不崖岸而孤不邊幅，而拘不教澤而枯不木石。而愚身為鷓鴣，夷日與酒俱憤，則以舒燥則以濡。虛舟悠然聽其所如，六合蘧庐八荒庭除，蝸左區區化而大庭之居，亦何知須臾之非萬期，而萬期之不須臾。彼有衣而弗婁，有車而弗驅，溘

死中涂他人是娛顧雖不死殆暴背露骼鬼籍
而強行者歟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碑銘

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

乙卯秋八月予來自鎮陽東平叅佐王君璋以畢
侯叔賢之子之子婿來請曰侯之塋久矣墓當有
銘以吾子於侯有一日之雅敢以屬筆使不隨世
磨滅為幸也按畢氏本易人其遷永清者不知其
幾胎穆矣侯諱某叔賢其字也大父某父某皆以
農為業貞祐之亂侯年甫十一從其親避兵至濟
南之章丘猝為游騎所馳因逃難散走濟南總管

成侯江得侯草間愛其風骨不凡子養之時宰相
蕭國侯公摯行尚書省事於東平成侯隸馬侯因
被蕭公指使少長知讀書且習於省寺衣冠文物
之盛故能自樹立如成人與定戊寅宋軍出漣水
益都宣撫使田公瑑會兵進擊侯從成侯而東以
功補昭信校尉遙授章丘尉田公知侯姓名署軍
中都統張林反山東土崩來保寧節度李全入據
益都用為帳前都統換承信即遷統制丁亥
國兵圍益都城食盡保寧計無所出閉戶將自
經侯排戶直前曰公死城即破大兵一縱城中無

噍類矣太師日望公降公降必不死何惜屈一身
而不為數十萬生聚之地乎保寧悔悟隨詣軍前
太師受其降悉以全境付之而不戮一人竟如侯
所料者先相崇進以太師命召成侯成侯從之而
西目是奉公周旋戮力一心不間風夜公信倚之
如家人父子佗部曲莫能比也凡畧地于澶淵于
淮楚于徐毫于歸德侯無不在亦皆以功遷先相
資剛嚴威望素重人有往愬者率以不測為憂侯
曲為營護使得自安至於次重刑亦時得與議貫
貸未減前後不勝教侯不自言亦無能知者妖人

人李佛子之獄註誤萬人已會諸鎮兵守之長清三日不與食將盡誅之矣僕言之先相患民自陷於死尚有可哀其老幼何罪垂死之命恃公如父毋一言之重人獲更生之賜何忍坐視而不拯乎先相惻然感動為之別自故悞剖決生殺力所不及且以金繒贖之故被僇者不能什三四侯與有力馬事先相首尾十五年行臺得承制封拜白行軍總領遙接鄒平齊河兩縣令裏翼總領提領本路僧道累官宣武將軍癸巳先相命僕徼畢氏之姓時其父及妣王氏亂後病歿於章丘邑人以

疾故收瘞之至是始備展省之禮立新塋於魯城之東原追贈如故事庚子嗣相蒞事以總府都提領出為臨清令丙午復克左總領遷懷遠大將軍遙授濮州刺史求解軍職改營屯都總領以便之甲寅選充本路課稅所長官朝局既優歷練亦久不事苛細而曹務畢舉時議稱焉是歲十二月之二十七日不幸遇暴疾卒於崇仁坊之私第得年五十有五娶納合氏鎮國上將軍鎮西軍節度使思烈之女封河南縣君子男一人曰守約業進士女二人長嫁府學生張守謙其幼在室孤子守約

以今年正月二十一日舉侯之柩祔於新塋之次
禮也侯性忠厚敬老慈幼出於自然家所有臧獲
得於南中之生口者多放之自便一毫無所取與
人交有終始終身不言短長皆人所難能然予獨
取其有及民之功者為之銘銘曰

鬱鬱佳城東澗之阿畢氏有子姬姓故家維侯
之初童子執戈童子執戈而大事克荷青社食
彈丸虎磨牙非排戶直前噍類奈何鄭公堂堂
高山大河不怒而威有物禁訶侯承事之子職
有加敏給赴功而秉心柔嘉從容一言陰慘化

而陽和合散扶傷疲祔瘡摩曾是殿屎載笑載
歌功歸所天不以自夸若夫與哀無知之場援
手高縣之羅計長清之所全活竝青社為尤多
不龍不蛇而有賢人之嗟積厚而報不豐神理
為差汝耶濟耶其未涯耶公侯之世必復其始
者尚信然耶

宣武將軍孫君墓碑

君諱慶字伯善姓氏世為濟南人曾大父某大善
父某考榮皆隱德不仕君資稟信厚蚤有成人之
量鄉父兄以起宗期之貞祐之亂先相光祿公壁

青產山君挈家往依焉以對問當公意得隸帳下
公所戰攻降下餘五十城君皆從焉指使既久為
所倚信部曲諸人少與為北大名彭義斌乘濟鄆
耕稼廢倉無見糧悉衆守之公審度事勢與之車
和義斌拜公為長強之而西公密遣騎卒告難于
國兵大帥大帥聞報率數千騎來授與義斌遇於
瀆皇之西山兵刃甫接君獻計於公曰授兵既至
我當入北軍以張其勢成敗在此舉幾不可失也公
即馳赴之將士氣倍皆殊死鬪大名軍遂潰義斌
投死無所尋即授首不數日故地盡復公時承

制封拜乃授君忠武校尉濟南府軍資庫使改行
尚書省應辦使壬辰遷武畧將軍威捷軍都指揮
使兼巡捕事公猶以贊皇之功為未報也再加宣
武將軍己亥遷本路鎮撫軍民副彈壓兼行東平
府錄事君莅事嚴明有能吏稱然性剛直與時多
忤卒見罷去今行臺公念君先相舊人不宜久在
退閑復都指揮使及此補事未幾以疾告公又惻
然憫之且謂君長子天益嚮學知義理氣節不凡
命代父仕而君之疾竟不治以某年月日春秋五
十有七終於私第之正寢娶薛氏封富春縣君後

君八年卒子男三人天益天瑞天寵女一人嫁金
御縣丞栾珌男孫五人德安翁安壽安世安永安
孤子等以某年月日舉公之柩塋於長清縣黃山
之新阡遵治命也癸丑之冬予以行臺之召東來
天益謂予頗知其先人持府學教授康侯顯之誌
文見示涕泗再拜以墓碑之銘為詣按康侯所載
君所善二人其一亮人劉德潤其一潞人閻載之
德淵仕行臺詳議官二十年家無餘財病且歿泣
為君言遭離喪亂無歸顧之望曾大父以來皆在
自殯身後獨一老嫗在渠安能辦此吾死不瞑目

矣君慨然曰吾子無慮我當任其事及德潤歿君
為之送終并塋三世一如平生之言此予所親見
者載之失候故將落魄嗜酒身沒之後家貧子幼
無以為塋君感念疇昔營護喪事威儀繁盛祖祭
埴塞與時貴無異亦予所親見者維君事長如此
與人交又如此又得康侯撰述其不朽也必矣尚
何俟於不腆之文因辭不敢當天益三請益堅度
不可以終辭乃強為論次之其銘曰

鷲勇兮翩翩纓纓胡兮事戎旃許公驅馳死生
必前魏冠來攻孰擣其堅君於其間知犄角之

權材官蹶張發機其先齊五十城之復與有勞焉
迄今贊皇之謀弦聲馬然鬱鬱佳城樂石千年
誌以康侯之文貞彼下泉願雖志節之所自致
其亦出於有子而可傳

龍山趙氏新塋之碑

歲癸酉冬十月先太師以王爵統諸道兵長驅而
南兵及永清都元帥金紫光祿大夫史公首偁大
義建開國之功太師承制封拜命公開幕
府駐軍高州又明年春正月破北京龍山降今真
定路工匠都總管趙侯振玉在籍中遂隸金紫公

幕下侯雅以幹局為公所知選署龍安府庫使改
永安令遷軍中都提控乙酉春公遭變侯及從兄
真定府判官真玉脫身走滿城衆推金紫公季弟
五路萬戶帥本軍其六月復真定八月命侯招降
臨城杏樹等砦遂下邢趙兩州州民之在保聚者
不啻數千百家悉復故居幕府啓太師復趙州
慶源軍之號以侯為節度使兼趙州管內觀察使
已丑十月改河北西路按察使兼帥府叅謀辛卯
秋復授慶源丁酉秋幕府以侯前後功上於
朝宣授今職癸卯冬十月侯介於同官李稚川周

才卿為予言吾趙氏世居保塞以仕遷大梁五代
未有諱匡穎者官至靜江軍節度使兼桂州管内
觀察使弟匡衡及八世孫襄疊仕於宋皆至通顯
金朝兵破大梁吾宗例為兵所驅盡室北行至龍
山遂占籍焉雖譜謀散亡而其見於祖塋石誌者
蓋如此振玉之曾大父伸隱田間致貲鉅萬娶王
氏生大父憲資個償好施子人多以急難歸之娶
馬氏生子八人吾父琳其第四子也幼出大家頗
以裘馬自意為人知義理排難釋紛有豪俠之風
由大父而上皆塋鄉里振玉之考妣兵亂中權厝

縣西佛寺比避兵還而寺屋被焚遂失藁殞所在
振玉去鄉餘二十年歸顧之理既絕感愴霜露殞
身無及向辱我公悞知承乏大郡安習既久眷焉
有桐鄉之戀乃用故事卜於平棘縣西北鄉蘇村里
之南原為顯考衣冠之歲日者室人吳氏物故因
從祔焉維遠祖自保塞遷大梁既無歲月可考自
大梁遷龍山則僅能志之今南原卜宅亦吾趙宗
之大舉不勒之金石以昭示永久後世其謂我何
誠得吾子辱以文賜之為幸多矣敢再拜以請自
予北渡河時過慶源聞廟學之盛佗州郡莫與為

比嘗往觀焉堂廡齋除像儀禮器遭離喪亂初若
未嘗毀而又加飾焉問之諸生蓋一本於侯之經
度出貲於家雇庸於民躬自督視寒暑不少懈教
年而後乃克有成固以為賢於時之人遠矣范蕭
兩煉師及叅佐諸人亦皆稱侯滿域之舉竭事君
之節奮復讐之義獎厲士卒輯糗同異裨益之力
為多初蒞慶源戶不能百為之披荆棘拾瓦礫招
散亡立庠舍勸課耕稼流通貿易西山群盜時出
剽畧侯深入搜討州境晏然及入為叅佐豪猾無
所顧忌有白晝殺人於市者侯受命再至郡民鼓

舞迎勞歌謠載路下車未幾即按殺人者之罪敕
恣家婦手刃以報之闔郡稱快故言治郡之効者
率以侯為稱首予竊嘆焉嗚呼兵禍慘矣自五季
以來明德雅望之後重侯系將之族糜滅所存曾
不能十之一然且狼狽於道路汨沒於奴隸寒飢
不能自存者不可勝數也趙氏固名族然先之以
靖康之兵繼之以負祐之亂將絕而復續稍微而
更熾暮功群從布列伯府以報施言之非先世有
以開之耶趙侯幼仕州縣乘時奮起遂有良民吏
之目雖其材幹足以自致推究源委益知世德之

自矣夫忠以事上敬以蒞官孝以顯親揚名義以慎終追遠是可書也乃為書之且告之曰降福非難所以致之者為難致福非難所以養之者為尤難予閱人多矣長劍拄頤大冠如箕以揖讓人主之前可謂極矣其變也至一簪不得著身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名園甲第布滿州郡可謂盛矣其衰也子孫或不得聚庠而託處是天道持未定也夫端正者必以正其未善始者必以令其終古有之父作室厥子乃弗肯構蓋有任其責者矣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亦必有任其責者矣夫江之發源也

微至於放而與洞庭彭蠡同波沛而與北溟南海同味持大川三百小川三千有以廣之耳侯年運而往矣更事既多植節亦固誠能廣興學之志克治郡之善進進而不已新新而不既他日冢置萬家室祭三世當有鴻儒碩士如燕公昌黎公者萬招魂之辭而紀廉牲之碑至於不腆之文所以記新塋者乃其濫觴耳趙侯其勉

冠氏趙侯先塋碑

冠氏帥趙侯錄其世次見屬曰貞祐之季中原受兵先人忠顯君起田間有功於鄉里鄉里推為邑

丞太中解公以便宜行諸道并黜縣長佐謂先人
統率有方莫有犯之者言之招撫使宗室惟充乃
自丞遷而令大名所統三州十一縣義軍吾无頭
署軍中都提控第顯軍民都彈壓仍佩銀符天錫
亦以恩例補官於是吾趙宗固以雄視於齊魏之
間矣及六龍南駕豪傑並起大名東平皆為大有
力者所割據先人介於疆敵之間率創罷之民而
為城守計百誘而不變百戰而不沮人事既窮與
城俱陷槩之當世孰與倫比天錫既隸今行臺特
進公出入行陣頗著微効及再受父任而縣民人

力又憊於往時軌於他盜困於凶荒弱而振離而
合立官府於襍效之際闢田疇於榛莽之城重為
公所錄假之旌節歲丁亥五月乃用故事上於臺承
制之命榮及祖祢梁君用之記贈官之事已備之
矣惟是數世之殞昭穆具舉松楸百年而有旌紀
寂寥之嘆天錫無所似肖蒙顙先世以武弁起身
大懼前人之隱德無所發見將遂湮滅宜有文辭
以昭示來裔敢再拜以請按越氏世為縣人宋靖
康初侯之曾大父諱存從高宗南渡以騎射得召
見數年後北歸換保義校尉鄉人至今以保義名

其居大父諱誠明昌中歲饑民無所於糴能出其
家所有以活旁近忠顯君諱林喜賓客好施予負
欠之家有貧不能償者率折券以貸之喪亂之後
富商往往被掠乞丐道路無歸顧之望君悉資遣
之風義所激州里稱嘆故有令丞之舉嗚呼兵興
三十年河朔之禍慘矣盛業大德名卿鉅公之後
遭罹元元遂絕其世者多矣僅得存者亦顛沛之
不暇也趙侯居則食萬家之邑出則為千夫之長
年未五十孫息滿前群從自生齒而上餘七十輩
侯之甥氏乘時奮興所握萬夫如臂之使指錦衣

繡帽角逐於草昧之日東西教千里識與不識皆
以女王目之蓋先之以靖康後之以貞祐再涉大
變嚮絕而後續稍微而更熾不曰先世之所開則
無以考天人之際矣故予樂為之書雖然此予聞
而知之者然也侯之太夫人董資善良夙尚內典
忠顯君之時中饋之位乃為上僭者所奪於夫人
也搗斤如滕侍凌轢如囚虜并曰之事率躬親之
如是積三十年夫人推之以夙業堅之以苦行怡
然委順惡言未嘗出諸口晝哭之後僭奪者故在
反以其老寡而憐之時往慰籍且教諸子事之惟

謹既沒之後塋祭過禮無降殺之貶夫妬為婦之
常而怨亦人之所以必報不妬不報直千萬人而一
耳况乎其奪也不以怨而以恩其報也不以直而
以德不出於強勉不由於沽激傳記所載如是者
幾人女有健婦之稱男有時豪之選期願甫及福
祿方來乃今野服蕭然脫屣世事躬不受祉其安
歸乎予見而知之趙宗之所積在此毋矣因述侯
之世并以夫人之事附之侯字受之今為東平左
副元帥兼分治大名府路同知兵馬都總管事宜
授行軍千戶官鎮國云戊戌歲七月初吉記

西寧州同知張公之碑

公諱榮祖字孝先姓張氏世為獲鹿人曾王父明
王父顯父丙三世在野叔父帥府監軍昇少日以
良家子充南征軍士貞祐改元之明年六飛南狩
真定幕府得用便宜拜官取御曲之譽辟監軍為
本縣尉及縣改西寧州遷縣令未幾改代為今經
畧使史侯所倚信累功至監軍兼行西寧州事被
檄招集未附為叛者所脅偃蹇不屈竟及於難幕
府存念勞旧以軍屬公兼領縣務時年甫二十卓
然有成人之量為人有志膽善騎射時輩少有及

者應寅冬河平失利陷堅陣中率死士五十餘人
突圍而出所向披靡莫有當其鋒者流矢中面而
鏃不得出鑿者破骨取之神色不少變經畧公壯
其勇以為不減古人具以名聞遷總統巡山軍
民千戶恒山公仙壁雙門遣別將屯抱犢山
宣權萬戶親以軍守之隘隘可上者十有八所而
山上皆有備禦不便仰攻公期以三日破之乃潛
軍由鳥道攀援而上出其不意山軍震蕩謂從天
而下投死無所問知公名皆束手自歸黨與未盡
者依太行為巢穴在所有之根結盤互時出剽掠

旁近之民陰為齎助以紓焚劫之禍嘗乘隙入吾
境公測其來設伏擊之軍卒踊躍而戰戮首領一
人而擒其副餘衆悉降郡邑倚公為重亦得少安
甲午歲大旱百姓飢窘軍賦減於平時而終亦不
辦公出粟代輸之縣當關輔汾晉驛傳之衝供億
倍於他邑公時以財給之歛於民者什纔二三而
已不幸遘疾以庚戌夏五月日春秋四十有七終
於私第之正寢先期自刻云吾明日日中逝矣已
而果然其明了如此夫人同邑戎氏子男二人長
曰俱次曰某孤子俱等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塋

於其鄉某原禮也公幼出大家以施予為常事故
其周急繼困不計有無賓客過門供給承事一出
誠款推牛醢酒與相娛樂下迨廝養亦獲壓飲生
平結交如某人某人契分款密終始如一赴人之
急如恐不及故得其報力為多大原大帥郝侯氣
岸高亢少所降屈一見公結為昆弟不敢以爵齒
自居公起身戎行不閑文墨裁決訴訟以情為斷
不三教語而是非曲直立判未嘗有留滯者凡所
區處吏民奔走從事無敢墮窳言政者不敢以武
人槩之初監軍沒其子繼祖纔十歲公襲其任三

十年於今假輦既冠婚矣公念為叔父所保養生
死報之屢以縣章讓繼祖至於再三辭旨懇切人
為感動經畧公不之許慰遣之曰轉輸期會急於
星火應卒之材為難况乎縣治繁劇須習慣然後
可君雖不忘叔父之惠如公家何及病且革復申
前請幕府不得已許之竊嘗謂風俗之壞久矣同
父之人往往自為讐敵血戰於錐刀之下願肯以
大縣萬家推之群從之間乎惟公不出於生長見
聞之素而不階於教育講習之益為能自拔於流
俗如此雖曰未學君子謂之學矣是可書乃為之

銘

重甲兩韃馳突翩翩唯勅敵是求而與相周旋
蛇矛之所盪夫莫當其前破骨出鏃不廢笑言
一死鴻毛效之所天剝服短後殆先趙之所然
業業西山逋逃之淵刀斗嚴更通曙不眠我軍
之所撫臨人為息肩大縣萬家意氣盛年敵屍
千金食客四筵弟昆之交金石其堅急難而赴
之白刃空卷自世道下衰人理絕焉同父子參
商且百且千孰於礼服之群從釋銅墨而自指
戒行區區乃有士夫之賢惟不學而至於學知

氣質之渾全鬱鬱佳城海山之原我銘表之尚
以信無窮之傳

兗州同知五翼總領王公墓銘

東平軍民彈壓段遷扶其反王公生平屬予為墓
銘曰始遷與王同行伍年相若志相得故嘗約為
兄弟王之歿今十年遺女孤弱篋殯不克舉遷將
以今年三月十六日遷其柩於憲王陵之東幸吾
子為誌之予謂朋友之廢久矣自退之時大丈夫
以古人白期者不為不多士之相與者宜若無愧
然子厚請以柳易播事未嘗行退之極口稱道若

將曠世而不復見當時且然尚何望於今之世耶
古有之朋友死無所歸白於我殯又曰久要不忘
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段武人也而能學者
所難能之事銘其可辭哉按總領諱德祿北京具
中府人世為農家負祐癸酉以騎兵從錦州將王
守玉屯東平辛巳夏東平不守歸今行臺嚴公隸
五翼軍以功轉總領凡行臺畧地所在必以之從
積六七年遷同知兗州軍州事為人資善柔而戰
陣勇捷人少有可敵者甲申五月十五日與宋將
彭義斌軍戰被創年三十二以歿一女許嫁日照

張左相之孫濱壽其壘也公感念平昔贈以信武
將軍云銘曰

突如其馳蕩如其麾馬革自隨非壯夫之悲塊
兮來歸汝友是依

五翼都總領豪士信公之碑并引

大行臺特進公當朔南分裂之際合散亡一同異
挈全魏齊魯歸命有司乃得承制封拜麾下諸
將剖符錫壤懷黃佩紫者不可悉數今四十年矣
凡公與之共功名者徃徃取奇麗福艾之士然乘
時崛起徼倖萬一舍短取長為公所錄用翕忽變

化由鼠而虎者抑多矣公亡恙時拊罷瘵之民恒
若不及繭絲所入務以給公上周困亟業單貧奉
賓客而已身服補紉之衣家無肉食之奉故一時
化之上而偏裨參佐下而閭巷細民莫不畏公之
威而効公之儉弓刀旧習為之一新蓋德風之所
偃有不得不然者若夫覆轍知戒迷途隨復嫉貪
冒而廉介歛雄夸而信厚抹餓推食臨深援手心
之所安非出於矯揉者猶以光祖為稱首云光祖
諱亨祚姓信氏光祖其字也魏公子無忌號信陵
君子孫因以為氏北史信氏有名都芳字玉琳者

以藝術著稱後遂無顯人光祖家上谷壘縣之榆
河者不知其幾昭穆矣大父懷陽父慶壽以貲雄
鄉里有萬千之目好交結樂施予知名燕雲間光
祖幼有志膽不甘落人後貞祐兵具以良家子係
軍籍從平章政事蕭國侯公鎮天平蕭公還朝不
一二年國世淪敗它帥不能軍軍遂亂軍中有欲
圖光祖者光祖偕鄉曲千餘人壁梁山提控鄭個
來攻前後三數月出入百戰未嘗挫衄聞光祖姓
名者皆恐怖毛豎個敗走自是歸光祖者益眾矣
宋將彭義斌擡大名聲勢甚張頻以官賞誘降光

祖策其坐談終無所成不從以辛巳春歸特進公
於青崖公知其可用署五翼都總領佩金符奉檄
招降石城為屯田經久之計濟南軍來襲一戰敗
之殺獲甚衆壬午守曹州不解甲踰三年事定還
帳下公破黃山取恩州先登陷陳光祖之功為多
東平食盡公與義斌連和光祖知事勢所在提孤
軍涉太行及太師於火災義斌誅死光祖復從公
東還時劉慶福者猶為義斌城守太師進軍慶福
敗第切遷同知曹州軍州事官宣武將軍畫疆既
定官府粗立且無戰攻之事光祖給使左右特見

保任公以兒子畜之公治軍嚴動以軍法從事光
祖從容赦止多所全活徂徠山司仙統戶萬餘因
光祖自歸光祖受之秋毫無所犯五翼號為難馭
光祖統之久能得其歡心少有被笞罰者軍之族
屬萬家散處梁山徂徠之間光祖未嘗輒至所部
使有供張之勞生平不治生產至婢無完裯人有
以急難告者百方調卹不計有無生口北渡道殣
相望作糜粥以救餓者思欲徧及之其仁心為質
多此類也幕府暇日日與文士歌酒相燕樂談笑
譁浪不為小廉曲謹人亦以此多之河南破家所

購法書名畫無慮數十百種客至時出展玩欣然
忘倦如畜菜名之寶間人談閑闌趙公書法爰而
學之落筆即有可觀兒子入小學迺漸買書經史
完備雖儒素家少有及者時譽既盛今相君方議
擢用不幸遘疾以庚子夏六月二十有三日春秋
四十九終於私第之正寢以其年九月十有四日
舉公之柩塋於須城縣盧泉鄉金谷山東原之新
阡禮也夫人竇氏真定甲族婦道毋儀中表以為
法子男一人世昌須城令女二人長適某氏次適
某氏男孫三人曰同寅曰協恭曰和衷皆學舉業

女孫一人幼在室世昌受學於予以墓碑為請予
謂光祖能教其子學而世昌果以諸生釐戎務今
十年大縣萬家調度百出他人筋疲力涸有不能
辦者世昌尤有餘暇吏曹求代者而不可得生子
如此光祖為不忘矣黃金滿籬何足道哉銘曰
排難解紛朱家俠聞百戰冊勲弼子冠軍收之
柔榆遂有濁涇清渭之分燕趙固多奇士尚有
考於斯文

